

## 生命的绿叶

□王本道



寄洋人新自石作松景筆 城西

多年前曾读过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一部小说《最后一片藤叶》，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贫穷女画家外出写生，不幸染上肺炎，且病情日益加重，心情忧郁。她每天望着窗口对面倚墙而生的一棵老藤，认为藤上那最后一片绿叶飘落之日，将是自己死亡之时。奇怪的是，日复一日，凄凄风苦雨吹打，那最后一片叶子不但没有飘落，反而翠绿如初。那片绿叶给了她与疾病抗争的勇气与信心，后来奇迹终于发生，她顽强地活了下来。事情的真相是，窗外那棵老藤的叶子本来早已掉光，是另外一位年老的画家听说此事后，为了鼓励年轻女画家生存的勇气，在某天夜里偷偷地在藤枝紧贴的墙面上画了一片以假乱真的绿叶。

细想起来，人在遭受疾病折磨之时，大多企盼有吉星高照、可化险为夷，如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解除病痛无疑离不开医生的对症下药，精心诊治，但是《最后一片藤叶》中老画家精心绘制的那片“绿叶”，连同众多病友的悉心关爱，极大地调动了年轻女画家生的欲望，从而产生超出常规的免疫力，最终出现奇迹。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让猝不及防的国人着实紧张起来，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防控总体战、阻击战的展开，国人都能从容应对，并投入众志成城抗疫队伍之中。

如今，来自全国各地逾三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战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不单是以精湛的医疗技术治疗病患，而且将人文关怀当作临床治疗的一个环节，多方鼓励患者坚定信心，配合治疗，众多心理医生也参与其中，为患者打开了心灵之窗。同一病房的病友之间，用关爱的眼神互相鼓励，方舱医院病房中，医护人员与患者其乐融融。尽管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戴着口罩，但是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美妙的诗情。所有这些，恰如一片片生命的绿叶，绽放出诱人的光彩。

我国古代就有“医乃仁术”之说，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曾说过：“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最后一片藤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所描述的故事，启迪医务工作者不单要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关怀人的心灵。作为一名写作者，重读这部作品同样深受启迪，艺术工作者应该肩负社会责任，运用多种艺术样式和手段，鼓舞民众珍惜人生价值，勇于同各种灾害、疾病抗争。当此之时，应当努力去书写抗击疫情中的感人故事，特别是挖掘抗疫主体不屈的斗争精神，以提振民众抗击病毒的勇气与信心，且还应有长远冷静的思考。

事实上，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灾难，有很多“杀手”源于自身，如大气污染、森林砍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失衡，造成灾害频频，后患无穷。许多地方对野生动物大肆捕杀以及相应的野味餐馆，为某些人类尚未认知的病毒大开通道……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以文艺为武器，启迪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态度，摒弃不良生活习惯，自觉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以人道顺应天道，让生命的绿叶，永远鲜活葳蕤，光彩夺目。

那些预演都貌似大片《2012》，网络时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我们转眼就不再写信了，忽然我们就适应了网络阅读及写作。读书人的三处读书圣地：枕上厕上马上。假在床上用手机，已经是很多人的夜生活；在候机室或者动车上，用笔记本浏览网页、看电影，也可司空见惯；拿着手机进厕所——再正常没有了。

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在王选的激光照排发明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中文印刷可以告别铅与火。我仍然喜欢买旧书，喜欢那种触感分明的手感，一个字一个字在我轻轻的抚摸下成形，但我也明白，逝去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

而未来，无从预测，或者也不需要预测。历史不会因为我的设想而改变。更何况，我的设想也未必那么坚如磐石。我舍弃纸笔改用电脑，如“三嫌老丑换峨眉”般决

方言覆盖人群的多寡为主要依据的。至于粤语文艺，在方言文学作品方面，一般读者会觉得不是特别发达。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粤语歌曲与“港片”（粤语影视剧）在内地大众文艺领域是如何的炙手可热。广东方言的文学创作，只是换了一种更大众化、更通俗化、更商业化、更容易接近青年人的方式，进行快餐式创作、流行与传播而已。

当然，“北上广”方言文学的“三分天下”之外，南腔北调的中国方言文学也各有各的路数，也都酒香不怕巷子深。自沈从文以方言诗与《边城》开创湘西方言文学以来，方言文学创作生机勃勃，新人新作品多有涌现。譬如，李劫人以四川方言写袍哥江湖与川西民俗的《死水微澜》引人入胜，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中不乏四川方言，张恨水的《纸醉金迷》里也多有重庆方言。“川军”就此在中国方言文学版图中异军突起，四川话甚至还成了曾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人马悦然的“乡音”（其妻为四川人，马氏也很喜爱搜集四川方言）。再后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陕军”一系崛起，《白鹿原》上《平凡的世界》，让更多中国读者在《秦腔》中品悟到了“最美的平凡”。

总之，中国方言文学的版图一直都在，也一直都在百花齐放。在这些版图上的特定文学、文艺形态与特别的作家与作品，一直都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北上广三分天下之外，自有湘川陕异军突起。可以预期，版图亦是拼图，自然还会有一代又一代的方言文学家们来重新拼合与书写新奇。

## 大家V微语

## 最好的时间管理

□罗振宇

●最近我看到一个观点，说时间管理这件事，一般方法的入手点，可能都错了。为啥？因为都是想站在自己和时间的外面，规范对时间的使用。这管理得越狠，就越是分秒必争，那样就会让自己的生活越绷越紧，最后谁都受不了。

●那真正的时间管理的秘诀是什么呢？其实秘诀就是四个字。头两个字是“沉浸”。沉浸在自己做的事儿里面。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我就是沉浸在刷手机、打游戏里面，所以才浪费时间，才需要时间管理嘛。

●对，光有“沉浸”两个字还不够，还得有两个字，“尊重”。沉浸在你尊重的事情里面，比如读书、健身、向佩服的人请教。

●只要你能说服自己沉浸在这些你自己尊重的事情里面，那就不必给时间打什么“格格”，做什么约束，你实际上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了时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时间管理。

## 我想一直写下去

□叶倾城

写作至今二十余年，从最初到现在，始终仰赖报纸副刊。它们曾是我主要的园地，也是我汲取知识、了解动向的最大窗口。

但现在，纸质阅读，会我们从生活中消失吗？我不知道。

好像它已经多次报过濒危。曾几何时，收音机领一时之尚；又几年，电视横空出世，收音机沦为老头老太们的消闲物，大家欢呼读图时代的来临；也许纸媒的静与慢，像静定闲慢的老式女子，似乎不合时宜……那些预演都貌似大片《2012》，网络时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我们转眼就不再写信了，忽然我们就适应了网络阅读及写作。

读书人的三处读书圣地：枕上厕上马上。假在床上用手机，已经是很多人的夜生活；在候机室或者动车上，用笔记本浏览网页、看电影，也可司空见惯；拿着手机进厕所——再正常没有了。

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在王选的激光照排发明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中文印刷可以告别铅与火。我仍然喜欢买旧书，喜欢那种触感分明的手感，一个字一个字在我轻轻的抚摸下成形，但我也明白，逝去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

而未来，无从预测，或者也不需要预测。历史不会因为我的设想而改变。更何况，我的设想也未必那么坚如磐石。我舍弃纸笔改用电脑，如“三嫌老丑换峨眉”般决

绝；我多年没有手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手写的信；我习惯用搜索引擎找一本喜欢的书……我不是烈士，也算不得二臣，我只是顺应时代。而我的写作是否也在这过程中渐渐改变了？

所以，适合报纸的千字小文我现在写得差不多了，但我还在写，因为我写来得心应手，也自觉它们的隽永有味，而且“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

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取悦读者，小部分是取悦作者——这些千字小文，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还在努力地，尝试多元化的创作。我写儿童文学。去年出版了写给一年级孩子的“陶小鲸系列”《你好啊一年级》，今年又将出版写给中二年级孩子的“谷小满系列”《蜗牛座的谷小满》。

趁这疫期，我想认真地练习长篇非虚构的写作，想把疫区日记当作诚恳诚实的记录。我不是史家，我只为能够得着的人与事立史立论。

我想写小说，为武汉，这座千疮百孔而美丽如斯的城市。它有太多故事值得写下，是我漫不经心直到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竟然可能“失去”它。

如果说我对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没有定位。

我写，直到我不想写不能写。

## 文史杂谈

## 文学中的方言 饭菜中的盐

□肖伊绯

有人说，如果你一直都读自己能读得懂的书，就等于什么也没读。这话说得极端了一点，但意在让读者换一换口味，改一改惯性思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就好比都知道清淡饮食对健康有益，但总不能顿顿都吃一样口味与配方的营养餐，甚至顿顿都吃白米饭。文学，亦是如此。

方言之于文学，好比盐之于饭菜。一顿饭有各种吃法，“舌尖上的中国”百味杂陈，可总也少不了一点盐——有盐才有味儿。远的不说，就只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哪一部不是包含着南北各地的方言风味，哪一部不是总有一点增色添香的方言桥段？《西游记》有诙谐风趣的淮安方言；《水浒传》有豪爽劲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则更是集各地方言之大成，苏北、常州、南京、北京等地的方言大放异彩，在小说里穿插自如，恰似一首大合唱。

当年胡适在热捧《海上花列传》，赞叹吴语文学的同时，也早就把“京味儿”文学视作方言文学的主流阵营。就在他为《海上花列传》新版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提到：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

诚如胡适所言，中国方言文学的三分天下——“京味儿”文学、海派文学与粤语文艺三大版图，至今都还客观存在。如今，中国方言文学“北上广”的三大版图划分——仍是以地缘政治的根基深浅、区域经济总量的轻重、

## 谈天说地

## 糖果与长矛

□尤今

在现代生活里，双双外出工作而把孩子交给老人或保姆的父母亲，在一种不该有的“亏欠”心态下，老想在物质生活上给予孩子额外的补偿。

有求必应，不求也给。孩子有着取用不竭的零用钱，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钱是从“聚宝盆”里随意拿出来，予取予求。曾经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刚入学的小孩，告诉同学，他父亲的钱，都是放在一个“机器”里的，几时要多、要少，随意按按，花花绿绿的钞票便会源源不断地从“机器”里吐出来了，他口中的“机器”，其实是“提款机”。既然金钱唾手可得，年纪小小，便挥霍无度，衣服、鞋子，选的都是名牌货；价格高昂的玩具或电脑游戏，毫不犹豫便掏钱买下。

让孩子在金钱上“为所欲为”的父母，只看到孩子在物质享受里露出的灿烂笑脸，却意识不到无形的“毒瘤”已在孩子的性格里阴阴滋生了。孩子就在这种环境里渐渐成长为好逸恶劳、炫耀财富的人。民间疾苦对于他们来说，纯然是陌生的名词，跳跃在他们胸腔里的心，绝对没有同情和

侧隐的成分。

一切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人生就是一颗糖果，甜甜甜，一路甜到底。太甜了，有时他们甚至嫌腻呢！可他们没有想到，父母给予他们的糖果，是有时间性的，等父母大限一到，糖果便会被收回了。此后漫长的人生，他们便得靠自己双手去争取人生的糖果了。到了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糖果竟然不是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它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要取得它，必须自行努力。

长期生活在“呼风唤雨而风雨不敢不来”的环境里，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一战便败，一败便倒。缺乏了屡败屡战的斗志和毅力，他们负伤倒地时，不免沉痛地想道：为什么当年我父母只一味给我吃糖果而没有给我一支应付生活的长矛呢？为什么呵！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孙泽锋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颜威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csgh@sina.com 联系

总第 8928 期

社务管理部：22698080  
 编采管理部：22699233

发行部：22853760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22699260 22699261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  
 电报挂号：1032 邮编：1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 01—257 号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价：1.00 元/份  
 订阅价：300 元/年